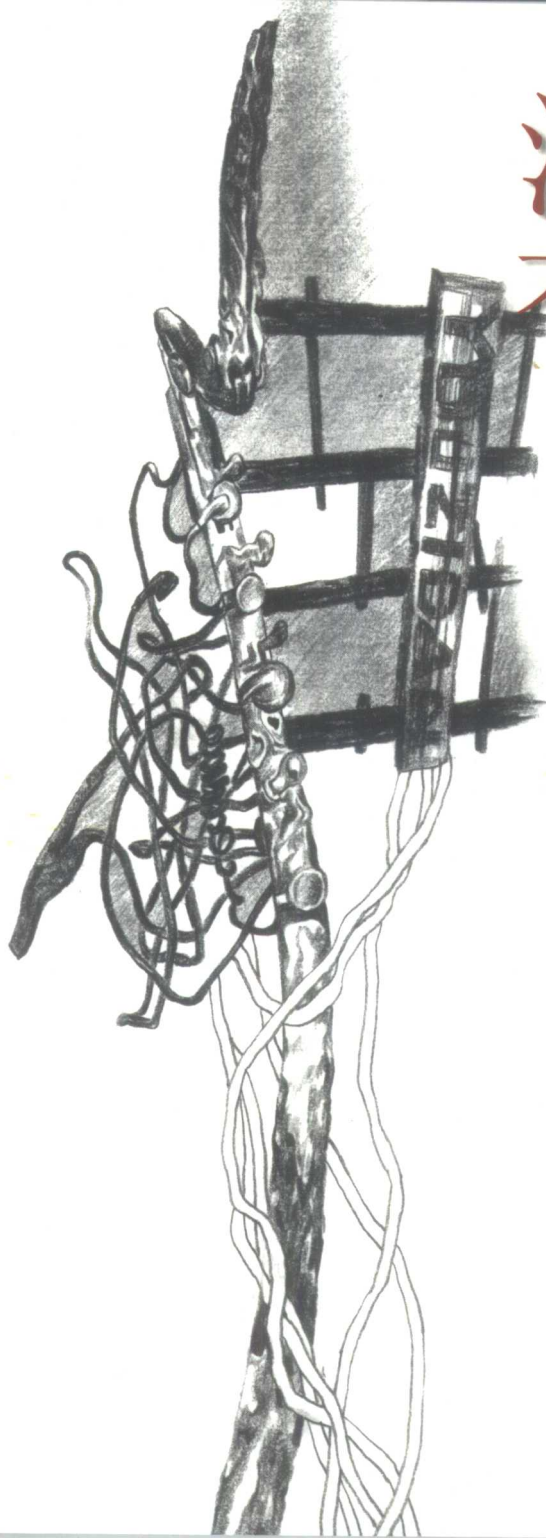


MEIYOUZIDAN

● 万方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没有子弹



驿路梨花

别致现实主义小说系列

驿路梨花 别致现实主义小说系列

主 编 牛玉秋

没有子弹

「万方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没有子弹/万方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4
(驿路梨花别致现实主义小说系列/牛玉秋主编)
ISBN 7-80611-991-4

I. 没… II. 万…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7286 号

驿路梨花 别致现实主义小说系列

没有子弹

万 方 著

责任编辑:梁东方

装帧设计:吴 琳

美术编辑:杨怀武

责任校对: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政编码:050071

网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public.sj.he.cn

Tel.: 0311-7042501 转

印 刷:石家庄北方印刷厂(石家庄市柏林路 7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 × 1168 毫米 1/32 11.875 印张 255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9.50 元

ISBN7-80611-991-4/I · 890

现实主义的新景观(总序)

Xiàn shí zhū yì de xīn jīng guān (zǒng xù)

牛玉秋

这套丛书包括阿宁的《坚硬的柔软》、红柯的《金色的阿尔泰》、叶弥的《耶稣的圣光》、西飏的《河豚》、万方的《没有子弹》和程青的《上海夜色下的 36 小时》。把它们称之为别致现实主义,是因为这些作品对现实的关注和表现已经明显地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特别是当我们把它们聚集在一起时,其特点就更加明显了。90 年代全球化趋向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下的写作背景,对现实主义的文学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当下所有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都或多或少地吸取了现代观念或现代手法。这种吸取使得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别具意味和韵致。这就是别致现实主义的含义。责任编辑梁东方为其取名“驿路梨花”,既准确又极富诗意地概括了它们的艺术特点。驿路的奔波与辛劳正是现实生活全部重量与压力的写照,而观赏驿路边的梨花则表现

出人在一定程度上对现实的超越与驾驭。

传统的现实主义基本上是社会学本体，即通过人物、事件、历史揭示其间的社会学意义。而别致现实主义小说则力图突破社会学意义对小说的限制，从生存哲理、精神本位、生命主体的高度上表现生活。

揭示生存哲理的小说一般都要对人物和事件进行抽象化处理。像阿宁的《坚硬的柔软》、叶弥的《成长如蜕》，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哲理化追求。许宾凭借竹子的柔软哲学“主动地减少或放弃与外界的对抗”，在事业和感情上都取得了成功。弟弟经历了从“让天下的人都幸福”的人生境界到勇敢地去把不得不做的事做得很好的人生境界，也在商界获得了成功。作家们并没有简单地肯定、赞赏人物的成功，而是把包含在成功中的苦辣酸咸诸般滋味揭示得淋漓尽致，引发人无尽慨叹与思索。阿宁有三篇关注女性生存境遇的小说也同样意味深长。《和解》中的素素实际上是失宠的妾，《鸡店》中的小红和《清白》中的“我”则是徘徊在他人婚姻之外的女人。三篇小说从女性心理入手，写尽了女性因对男性的物质或精神依附所产生的种种屈辱、无奈与反抗。

另外一些小说直接从精神层面去把握、表现人物。万方的《和天使一起飞翔》写知青生活，却摆脱了“青春无悔”或“心灵创伤”一类的社会学主题，而把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与互动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老右派在沦落中表现出精神的圣洁，小流氓的无知与愚昧掩盖不住健康、正常的青春生命力。在他们的日常交往中，健康的、高尚的精神素质彼此吸引、互相渗透。她的另一部小说《未被饶恕》则直抵人的精神困境。郭纪元天性淡泊，又极具耐性，自诩在精神境界上高

过许多人。然而妻子在金钱和物质上的成功以及妻子的不忠，依然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至死都无法摆脱。另外像西飏的《当孤独遇到寂寞》，小说题目就是两种精神状态，而作家通过人物和故事对两种精神状态的细腻区分，就更令人拍案叫绝。

别致现实主义小说对生命体验的表现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这方面以红柯的小说最为鲜明突出。在《跃马天山》中，马仲英过人的勇气和勃发的生命力，无论是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还是在翻云覆雨的政界中，都显得一往无前、熠熠生辉，使那些阴谋诡计、纵横捭阖顿显猥琐龌龊。在《金色的阿尔泰》中，生命的辉煌是衬托在大自然的雄伟与严酷的背景之下的。红柯赋予了他的人物以极浓烈的传奇色彩，无论是营长还是成吉思汗，他们的生命都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在大自然原始生命力的滋养下，人的生命焕发出无穷无尽的伟力，沙漠变成了绿洲，荒野长出了庄稼。而在阿宁的《奔跑》中，生命体验则以另一种形式体现出来。两个失去了奔跑能力的残疾人，把自己每天的出行都叫做“跑一圈”。已经丧失了的生命能力在想象中的重现也是一种生命体验，而且是更为深刻的生命体验。

别致现实主义的小说比较普遍地运用了荒谬效应。荒谬本来是现代派文学的泛现象。现实主义以理性主义为基点，因此不可能全盘接受诸如世界根本无意义、无逻辑、不可知等一系列观念，但荒谬在一定范围里、一定程度上的存在却是现实的。万方的《没有子弹》一开篇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活着到底应该在乎什么呢？的确，生命不应该是无足轻重的，然而王高却找不到一个人为自己的出生和成长承担责

任。小说以王高对生命意义的浑然无知展示生命意义的被忽视；以王高的易于满足揭示着得不到满足的渴求。“没有子弹”正是应该向生活报复却苦于没有理由这样一种荒谬现象的象征。善写都市的西颀在《向日葵》中把他的主人公投向草原，去为一个剧组的外景种植一片向日葵。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都市的郑鹰与乡土的王人造相遇了。文化背景的巨大反差，使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可能与限度都得到了最大的表现空间。而那最终也没有等来的剧组，则使得整个故事与《等待戈多》有了几分相似。在阿宁的《月色下的飞翔》中，荒谬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当小说最终揭示出弱者原本是腐败的温床时，弱者先前的愤怒、屈辱、自律乃至反抗一下子都失去了意义，变成了对他们自己的嘲讽。读者则产生了落入自挖的陷阱的荒谬感。在叶弥的《现在》中，随着一个自称是全金的老女人的出现，一段荒谬的历史被揭开了。一个战争年代受害的女人的经历本不出奇，奇怪的是周围人们出于某种约定俗成的观念对一个谎言的维护。而谎言一旦成为历史，荒谬就难以避免了。

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讲求作者对人物与故事的投入，巴尔扎克之于高老头、郭沫若之于蔡文姬都是现实主义写作史上经久不衰的美谈。而别致现实主义则无论在叙述方式还是在叙述态度上，都极力与人物和故事保持适度距离。在叙事方式上，他们对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加以限制；对第一人称的特定视角即部分视角加以扩展。他们对内视角与外视角的明确区分则进一步丰富了叙事手段。程青常常用第一人称讲述别人的故事，但叙述者“我”的观察与活动又深深地介入其中。《上海夜色下的36小时》和《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都属

于此类作品。在雪荔与陆海平的婚姻危机中，在吕非的感情交往与抄袭事件中，“我”都既不是深陷其中的当事人，也不是毫无关联的旁观者，从而设计出一个进出自由的叙事角度。既可以非常客观地叙述故事，又可以非常便利地评判人物和事件。西颀的《向日葵》以第一人称“我”开始叙事，而当“我”不在场时又不着痕迹地转换为第三人称叙事。人称的这种转换并不仅仅是为了叙事的便利，它还隐含着更深的意义：在大都市的生活中，“我”和郑鹰并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别致现实主义在叙事态度上灵活地运用了自嘲、反讽和调侃等方式。西颀的《河豚》开始时很像一个传统的寻宝故事，不过他很快就在这个故事里套上与尼姑的情感有关的弈棋故事，接着又套上了一个盗窃一百万现金的故事，这样就使得叙事充满了诱惑。不过最为精彩的还是它的结尾：因为没有找到金子，男女主人公都做了反省和思考，然而当新的诱惑目标出现时，他们又满怀激情地投入了。这样一个结尾顿时赋予整个故事以强烈的反讽意义。

在感觉描写上各逞才情可以说是别致现实主义的突出特点。这些小说都善于描摹心理感觉。阿宁的《谎言》、叶弥的《城市的露珠》、万方的《空镜子》都各具特色。感觉与想象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基础。丰富细腻的感觉是想像力腾飞的基础，想象的发达又可以极大地滋养和发展感觉能力。对于传统现实主义而言，想象除了绝对依赖感觉材料以外，还必须严格遵守日常理性的原则，而别致现实主义则以其在感觉描写上的超常与变形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感觉的超常与变形实际上就是作者的体验与感觉借助想像力的无限延伸。别致现实主义的想象并没有脱离对感觉的依赖，但它的

无限延伸却常常背离了日常理性原则。在红柯的笔下，麦子能够抓住太阳，玉米的幼芽能从伤口中长出来。枪也会害怕，“大汗淋漓，瑟瑟发抖”。而在《狼嚎》中，小说的情节就建构在一个匪夷所思的想象上：一只狼的狂野和强悍，通过一个女人，震慑了所有的男人。西飏的特长是营造某种氛围与气韵。氛围和气韵原本是虚的，但由于它是作者亲身体验过的，所以，对作者而言，它又是“实”的。西飏就把这种真实的体验用文字营造成几乎可以触摸的东西，再传达给读者。像《青衣花旦》原本写的是两个风尘女子，但由于氛围和气韵的含蓄优雅，就使得她们身上没有一点儿俗媚，一个明朗，一个忧郁，却同样清新自然，还有一儿寂寞。而在《床前明月光》中，东平的热诚，纯子的质朴，都融进了日常生活的浓浓温情之中。不张扬，不做作，犹如清泉春雨，温润明净。

其实，这套丛书的作者多属于新生代，即 60 年代出生的作家。在他们开始创作的初期都曾经在艺术上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不过，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现实生活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影响，而他们早期的艺术追求也以不同的方式营养、滋润了他们的创作。他们正在引起文坛的重视。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正是对他们创作成绩的一次检阅。

我看万方小说(序)

Wo kan wanfang xiao shuo (xu)

丁临一

读万方的小说，总难免有几分淡淡的抑郁与些微的惆怅。

因为万方给我们讲述的，常常是这样的故事：在经济贫困、精神狂迷的十年内乱时期，人们或许拥有爱的渴望、爱的能力，却被剥夺了爱的权利；在经济发展、精神低迷的当下社会环境中，人们或许拥有爱的渴望、爱的权利，但爱的能力却在渐渐丧失。这后一种情形尤其是万方关注的重心，也尤其令我们感慨叹息。

看看万方笔下的主人公吧。《没有子弹》中王高与生父、生母的故事，王高的生父与寇琴的故事，王高的生母与王继良、陈地理的故事，用小王高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亲情也罢、性爱也罢，谁对谁都“不怎么在乎”，谁对谁也都“没什么办法”，以至于极度困惑、满怀怨怼的小王高始终弄不明白一

个问题：“人活着到底该在乎什么呢？”《未被饶恕》中的郭纪元、邵兰夫妇，脆弱的婚姻形式终于无法维持，郭纪元极力逃避却终究无处躲藏，以至于他深深慨叹：“活着这一使命是多么艰难。”《空镜子》中的孙燕与四个男人的婚姻经历或情感纠葛，二十二年的漫长岁月，对孙燕似乎不过是春梦一场，那么，是生活捉弄了她还是她辜负了生活？

毫无疑问，万方对于社会生活的变化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她通常在作品的开篇处，寥寥几笔便极生动地营造出一种时代生活的大氛围及主人公生活的特定氛围，然后，便信笔写去让自己的主人公在这种氛围中自然而然地呼吸着、感受着、体味着，并且也若有若无地思想着。而作品中主人公的困惑、无奈、失落乃至痛苦，可以说都根源于一种现实，即社会生活变了，社会的乃至于人生的游戏规则变了，这些患有“生活不适综合征”的主人公们无所适从了。

万方的作品中当然也不乏一些能够审时度势、迅速调整自己，在新的社会的乃至人生的游戏规则中如鱼得水的人物形象，比如《未被饶恕》中的邵兰和她的朋友们，比如《空镜子》中的孙丽、小罗，甚至也可以包括张波。相形之下，我们不难明白，像郭纪元、孙燕这样患有“生活不适综合征”的人们，社会的变化、游戏规则的变化，只是他们病患的外因，而病患的内因还在于他们自身，在于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许，他们只比别人多了一点点善良，不肯无端地伤害别人，自己便因此而屡遭无端的伤害；也许，他们只比别人少了一点点随和，不肯完全丢弃自己内心世界中的那些不合时宜的原则和向往，自己也因此而屡遭社会和他人的丢弃。

郭纪元、孙燕们并不如何出众，他们极其普通、极其平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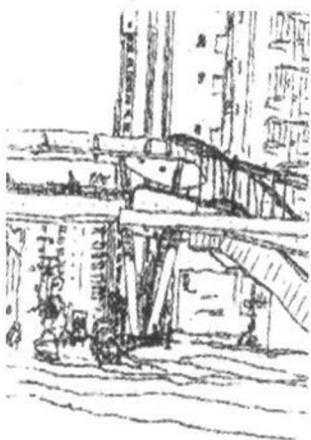
3 没有子弹

就像我们周围随处可见的面孔；他们的物质生活(或曰肉的生活)欲望不高，精神生活(或曰灵的生活)要求也决无奢侈，但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他们的朋友乃至亲人们却程度不同地丧失了爱的能力，因而在慷慨地承认甚至满足他们的物质生活(肉的生活)欲望的同时，却过分地漠视并且也无能力顾及他们的精神生活(灵的生活)要求了。与那些可以在当下社会生活中叱咤横行、如鱼得水的强者相比，他们是软弱的，甚至是无助的；但正是他们软弱的性情、无助的命运，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使我们过目难忘，掩卷深思。

作为一位小说家，万方并不热衷于“干预生活”，却执著于“干预灵魂”。万方的小说亦是一种“问题小说”，她始终在关注着、思考着国人的情感问题、情爱问题乃至人性问题。无论如何，情感问题或情爱问题亦是深层的社会问题。当代国人的爱的能力的丧失，是社会的隐忧，也是人性的悲哀。而对于一种健康的生活、健全的人性的探寻与呼唤，或许就是万方创作中难解的艺术情结。

[作家简介]

万方，女，1952年生于北京。曾到东北插队，后加入沈阳军区歌舞团任创作员，1997年转业回北京。从八十年代开始小说创作，著有小说《杀人》、《珍禽异兽》、《没有子弹》等。中篇小说《和天使一起飞翔》获上海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二等奖。主要影视作品有电影《日出》，获1986年中国金鸡奖最佳编剧奖，《黑眼睛》1998年获中国优秀电影华表奖，电视剧《牛玉琴的树》获33届亚太广播联盟特别奖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现为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编剧。



目 录

现实主义的新景观(总序) 牛玉秋 1

我看万方小说(序) 丁临一 1

和天使一起飞翔 1

没有子弹 112

空镜子 210

未被饶恕 283

爱不够的伊人 343

和天使一起飞翔

He tian shi yi qi fei xiang



这个故事不可能发生在别的时候，只能发生在以下的时间和地方。这地方叫吆喝铺，是个屯子，离拉连河很近，应该说就在拉连河边上。拉连河是那么宽广沉静，具有威严，屯子的土坯房屋一座座低矮地匍匐着，似乎它们知道自己的存在是附属于拉连河的。

屯子里的人当然也知道这点，而他们为此感到快活。在地里，干活的后生会忽然站直身子，急匆匆运口气，“嗽”地大叫一声；他把声音拖得很长，自由自在，简直和狼嚎差不多。他的叫声刚落，很可能就有别的人跟着再来一嗓子，叫声此起彼伏，传到拉连河上，原野变得无限广阔。

太阳正在以人们很难觉察的速度落下去，河面上流光四射。一个非常响亮而短促的声音使一道小小的波纹颤动了一下，那是李三良的喊声。李三良并没有想到拉连河，这条河对他还很陌生，他那光光的脑壳感觉到春天的微风，心里的一样东西不由地想冲出来和那股风汇合。他的脸在夕阳下闪着油亮亮的快活的光。队长老庞头骂道：小兔崽子，叫个鸡

巴毛叫！但老庞头儿心里是高兴的，要不他的电子为什么叫做吆喝铺呢。

一开始分到吆喝铺来的知青是五男两女。但是其中的两男，李三良和马大歧，不是正经八百从学校来的学生，他们是社会青年。那五个学校的男女生极不愿意和两个流氓成为一户，向公社提出来，公社就把他们并到临村太平集体户去了。吆喝铺变成了马大歧和李三良两个人的天下。

对于别人逃避他们，马大歧和李三良挺得意但也有点气恼，不过太平并不远，离吆喝铺只有五里地，他们随时都能跑过去，让太平的人太平不了。离开了城市自然缺少了用武之地，但是也少了被派出所雷子钉着的难受，少了随时可能再进炮儿局的危险。马大歧对李三良说不用急，在这地界儿先混好了，有这么个窝，再干别的就更妥了。李三良总是相信马大歧的话。

这天三良想去看看拉连河。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可天还很亮，三良沿着荒草丛中的一条小路走着。草越来越高，几乎齐到他的腰，他一边走一边用手掌捋过高高的茅草尖，手上毛毛扎扎的感觉使他不知为什么很兴奋，他开始用力挥舞胳膊，抽打着茅草，一边吹起了口哨。他吹的是“四季流浪的人归来，鲜花满地开……”他在心里念叨着歌词儿。

拉连河出现在眼前时他站住了，口哨声也止住。太阳沉入地平线以后天光正迅速暗下去，但这一刻，在一切景物就要模糊消逝之前，在这微妙的临界点，大自然处于最最透明的空气之中。河水像水银一样沉缓地流动着，远处的河面升起明亮的淡粉的薄纱，天地间那么美丽宽阔，三良扁平脸上

3 没有子弹

的大嘴不由微微张开来，细小的眼睛呆滞不动。他是在城市的胡同里出生长大的孩子，从没有看见过真正的大河。

他穿过草丛，跑到一块高于河岸的土坡上，他想好好看看四周的一切，然而已经晚了。河对岸已经看不清楚，河面上有个灰乎乎的影子，像是条船，可又一动不动。

就在这时，在离他不远的前方有什么亮东西突然一闪，三良浑身一激灵。立刻他看见一个人的身影在河边立着。他本能地缩起身子，让草丛把自己挡住，同时向那个人移近。

他离那人越近越觉得诧异，从他脸上时不时发出的光亮是什么玩艺儿？再近一些，啊，是玻璃的反光，是眼镜！他猛然想起屯子里的人说起过有个老头儿，也是刚从城里下放来的。

三良的感觉活跃起来，对，准是他，可这老家伙在这干吗？李三良从来不是个冷漠的人，相反他对任何事情都有兴趣。现在他就对这个城里来的老头儿独自站在河边的情景感到好奇。他屏住气等待着，观察着；在苍茫的暮色中老头儿的身影单薄矮小，乱糟糟的头发被风吹动，这样的景象三良记得在什么电影里看到过。光线很快地暗下来，要想看清那个背影已经有些费劲。他不耐烦了。

他把目光移向别处，忽然，他发现人影不在了，吃了一惊。有一会儿他想那人走了，又觉得不对，凭着自己的好眼力果然又看到了。那人影平缓无声地移动着，不像人倒像一件东西。三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件黑乎乎的东西，接着他看见一片微弱的亮光，是水的波纹，跟着就听见那家伙走进河里的动静。哎哟，这是怎么回事儿？

三良从草丛里站直身子，死命地望着眼前的情景。在浓